

11 月 6 日,香港议员何君尧当街遇刺。刺伤他的嫌疑人被控企图谋杀, 裁判官应控方要求押后案件至明年 2 月 3 日,期间不得保释。两天后,何君尧平安出院。心存正义的他,无畏无惧。

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

11 月 6 日,香港发生的一起案件震惊世界。当天上午 8 点 44 分,议员何君尧在屯门启丰园商场参加选举宣传活动,被一名暴徒持刀直插心脏。何君尧当场血流不止,两名同事为了保护他也被暴徒刺伤。

堂堂一位香港立法会议员,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遭此毒手,简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。很多人愤怒地呼喊:王法何在? 然而,对于何君尧而言,这一切并不意外。办公室被毁、祖坟被破坏、被英国剥夺博士学位……在遇刺之前,他早就领教了暴徒们的“手段”。

这位祖籍广东宝安的议员,原本是一名出色的律师,曾经担任香港律师会会长。无论是财富,还是社会地位,何君尧哪个都不缺,处于香港的精英阶层。避开舆论漩涡,闷声发大财,似乎是最好的选择。可他偏偏不愿沉默。

何君尧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他家曾是新界屯门的望族,父亲曾任屯门良田村村长。“我来自农村,香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,良田村是一个偏僻的地方”。9 岁那年,何君尧随家人搬到城市中,“我虽然来自农村,但我从没有务农,不用下田,可以说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代年轻人,有机会可以到海外继续念书。”

何君尧受到了农村淳朴环境的影响。“城市里头的人想法就比较复杂一点,农村的人想法淳朴一点。”何君尧在英国取得荣誉法律学士学位后,回到了香港。1988 年,他取得香港执业律师资格。“跟现在不同,律师以前属于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一个行业,是精英行业,掌握着社会里比较重要的脉搏。”何君尧进入律师行业后,一直承担为市民服务的角色,“特别是香港的社群,我给他们提供很多义务的法律工作”。与一些上市融资、急功近利的律师事务所不同,何君尧的很多工作带有公益性质,“就算需要帮助的人没有那么多钱,我也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”。

国家归属感

对于何君尧这样的香港原住民来说,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,意味着找到了归属。但今年 6 月以来的香港乱局让人不禁产生疑问:香港回归祖国 22 年了,为何还有此类事件发生? 何君尧一针见血地指出:是人心还没有回归。

“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原住民,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,有过被歧视的情况。但是英国人当时管制还算到位,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,这种歧视就慢慢淡化了。”与此同时,原住民的国家观念始终存在缺憾,“这种缺憾是与生俱来的,我们很愿意有国家

何君尧很早就在家里的熏陶下接触慈善活动。“我的太公曾经参与新界屯门的一个慈善组织仁爱堂的工作,后来它重新改造的时候,我爸爸是其中一名发起人。”再后来,何君尧的哥哥和何君尧本人都担任过仁爱堂主席。仁爱堂主要为社群服务,这给了何君尧耳濡目染的环境,也影响了他后来当律师的从业理念,“从一开始就关注平民基层的声音,为他们提供援助。”

9 岁那年,何君尧还接触到自己的一位堂叔,“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考律师资格的,做得蛮不错,他也教导我们要力争上游。”让何君尧印象尤为深刻的是,堂叔告诉他:“做律师好,可以帮助自己,也可以帮助别人,更可以参与社会的构建。”家族中一位长辈的成功,往往可以成为指引后辈的明灯。“我的确受到了他良好的影响。”何君尧说,“我是一个普通人,但要做不平凡的事。”

“我比较老实、比较笨,没那么机灵。”何君尧曾这样表示。他强调:“但是,不机灵、笨,并不代表不可以爱国!”

他的这一番自我评价,与他口才好、反应快、舌战群儒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。何君尧曾在微博分享了他的爱国理由:祖国故乡是根之所在。他说,自己出生在英国的殖民土地上,小时候耳濡目染都是西方事物,后来负笈海外读书,故对祖国面貌起初只有模糊的印象,印象也是书上的印象。

但自小父母便谆谆教诲他“我们是中国人”,祖国故乡是根之所在,血脉相连的,“这使我一直十分向往到祖国看看,呼吸一下故乡的味道。”

他始终心系祖国,大学考试后,第一次来到北京,进故宫、登长城。“为了寻根,我为家族编纂族谱《良田简史》。看着地图上蜿蜒曲折的路线时,先祖走过的步伐仿佛在我心中走过一遍。自此,我对祖国的感情澎湃不已。我想了解国家的一切,我想感受祖国的人情。”

归属感,香港回归中国,就是我们集体的期盼。只有香港回归祖国,我们才能变成完整的中国人。”

不是所有人都和香港原住民一样。有的人对祖国感情更深,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有一批从中国内地移民过来的,他们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”。在何君尧的印象中,这些人大多对内地怀着深厚的感情,人心始终有重要的一部分留在内地,“如果香港做得好,内地做得更好,他们都不会有怨言的,还会很高兴”。但也有极少数人,“无论香港得到内地多少照顾和优



2016 年 4 月,何君尧(中)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集会,号召香港成为一个热情、友善、好客的城市。

爱国者:何君尧

□ 杨学义 顾景言

惠政策,都没有用,因为一些历史原因,以及西方国家的利用,他们对内地始终是仇视的”。

近几年,随着国内外和香港本地形势日益复杂,一些年轻人的心偏离了正常轨道。2014 年,香港爆发“占中”事件,何君尧的女儿当时是一名大学生,也参与其中。何君尧并不避讳这段往事,“我们爆发过激烈的辩论,但是她短时间改不过来。”何君尧说,他只能用实际行动感染女儿,“人最重要的是言行一致,当

她看到老爹是怎样为社会服务,怎样在议会中辩论,看到报刊上对我的不好评价,而回到家中亲眼所见又是另外一回事,她就慢慢懂得怎么分辨事情的真假了。现在,她终于意识到以前‘占中’的那套思想是不对的。”

何君尧说,自己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,陪伴三个孩子的时间很短。“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够幸运。像我女儿这种转变,只有经过人生的某一阶段,经历一些突破性的时刻,才能真正领悟

到,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这种机会。有的年轻人家庭支离破碎,有的父母忙于养家没有时间教育陪伴,有的父母离异,有的甚至还有更糟糕的情况”。

“我们中国人,先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。”何君尧说,作为议员,他在对外呼吁怎样协作各方、怎样帮助改造社会的同时,最基本的自我要求是将自己的家庭搞好,“这样才没有后顾之忧,才能将多出来的精力用来协助社会、协助他人。”

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让步

2016 年,何君尧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香港立法会议员竞选。何君尧当时参选有三个期盼——彰显法治精神、纠正乱局、改善民生和经济。“我是无政党、无背景,相比其他候选人,我少了政党的帮助,他们赢的几率比我要高很多。”但最终何君尧以 35657 票,即 5508 票的优势取代了寻求连任的李卓人,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。“三年的时间里,我从来没有懒惰,也没有开小差,花大量的时间做好我的立法工作,也在我的选民区做好分内工作。”无政党、无背景,这个劣势始终伴随着何君尧,“但我我是个硬骨头,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问题,我的力量都是很坚定的。”

“今天我选择走上从政之路,也是希望在我的余生,可以为国家、为香港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,不为什么,只为了一句我爱我的祖国!”

近几个月,香港示威者上演的一系列暴行大家有目共睹,何君尧因为撑警多次遭到野蛮对待:他的办事处被砸,双亲墓碑被破坏、骨灰遭倾洒,甚至支持他的市民也遭到追打。

尽管如此,何君尧仍旧多次苦口劝说,“香港人要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。倘若有人在香港搞‘港独’,搞‘颜色革命’,做一些卖国和煽动群众去叛国的事情,我们都应该明确是非,与他们抗争。”

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写下,



香港立法会本土议员何君尧

“作为中国的香港人,我们天生就是黄皮肤、黑头发,中华民族的根本,早已深深植根在我们血脉里,有诸内而形于外,我们的文化、语言、习惯、饮食……”

“当五星红旗飘扬时,我们连血液都会沸腾起来,因此,当看到海外莘莘学子及侨胞,唱着首首歌曲、喊着句句口号,护我中华时,那激情、热血焉能是万里千山的地缘可以阻隔?”

他又写信给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,呼吁向现役警务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支援,包括向希望将子女送回内地读书的家长提供协助。

“您孤独吗?”面对香港的复杂局势,有人曾这样问何君尧。“我只是站在最前面,但绝对不是孤独的!”议员和律师的双重身份使然,何君尧开始摆证据:“我做了一个简单、粗略的调查,在香港,‘反中’的人大概占 10%,如果按照 730 万香港人口

来算,这也不少了。持爱国爱港立场的人,大约占 20%,这些人虽然敢于发出声音,但不是随便讲话,可以说是沉默的一群人,埋藏在心里比较多。剩下大约 70%的人,好像是羊群,会被‘牧羊犬’牵着走。我们要保护、争取这些人,不要让那 10%的人牵着他们鼻子走。”

基于现实情况,何君尧的内心憧憬一个“放下成见”的香港。今年 9 月的一天,何君尧来到屯门公园视察区议会活动,在这里偶遇了一群模型船爱好者。看到他们在湖边玩得开心,近来诸事缠身的何君尧心情舒畅起来,自拍数张照片分享到微博,写下:“其实大家不论是穿蓝衣、白衣、黑衣,还是喜欢其他颜色的衣服,只要放下成见分歧,才可以开好这条船。”

为了开好这条“船”,何君尧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原则。“在务实工作上,何君尧跟任何人合作都没有问题。不过,他有自己的底线,一旦涉及大是大非,他毫不让步。”

在这次香港乱局中,他付出惨重代价,但何君尧坚持认为,面对暴行,还是要诉诸法律。“我从不认为香港有哪个成功范例,是建立在“以暴制暴”的思想之上。我们是以法治精神理念,来成就了现在的成功。我对法治理念、法治精神,依然有坚定的信心。”

(综合自《环球人物》、《华人周刊》)